



「名家力荐 一部偏执，病态，有力量的小说集」

胡当当泪汪汪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左手在发抖。那是一只他值得回忆的手。从小到大，用这只手完成他要做的事情：是这只手谈情说爱；是这只手向党宣誓；是这只手抢险关闭充水阀；是这只手写举报信；是这只手赌博……现在，是这只手杀人……

梵求
作品

毫不留情地刺穿人性的一切弱点
又在适当的时候让人性的暖意降临！

左手

梵求
作品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左手/梵求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.6

ISBN 978-7-5321-5234-6

I. ①左… II. ①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8911 号

出品人:陈征

责任编辑:李珊珊

封面设计:钱祯

左手

梵求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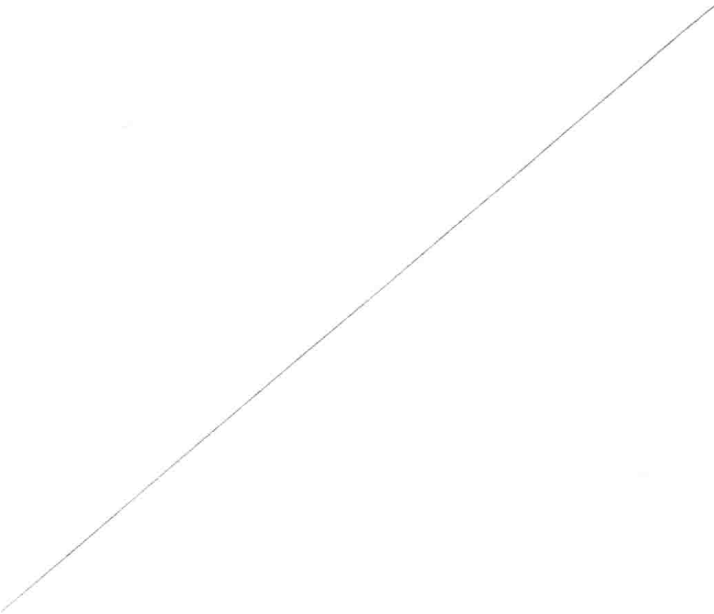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80×1220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5 字数 185,000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34-6/I·4139 定价:3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7780459



梵求

原名周杰，浙江奉化人。在《江南》、《西湖》等发表多部作品，并曾被《作品与争鸣》等转载。梵求的作品注重当下经验的传达，力求表现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，其作品往往在欲望、权力、亲情中展开，对世道人心颇具洞察力。

当周杰变成了梵求

——代序言

—

周杰的目光里有十分敏感的信息。这些信息有时候显得十分矛盾，它既是诗性的，又是锐利的，既是脆弱的，也是强硬的。这让他身上透着双重的气质。他曾经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，现在是某企业的董事长。其中的人生境遇我不打算在这里谈，我们通过读周杰的小说，或者周杰未来的小说，也大致可以了解他。

周杰是我的老友，在我面前，他有另一个名字叫“梵求”，这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名字，其中似乎包含着某种佛理或者说对真理和信仰的渴求。这或许也是周杰在繁杂的工作之余突然爱上了写作的原因。

是的，周杰是突然爱上写作的。他在这之前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。但因祸得福，他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太太，生了个俊美聪明的儿子。我猜人生的变故令他看清了世界的虚无，他需要表达自我。于

是，他提起笔开始了虚构——也不仅仅是虚构，对于像周杰这样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写作者，他的个人印记一定会融入他的小说。他最初在网上发表作品，引来网友们的喝彩，他以此为乐事。当然，写作对他来说纯粹是一项业余爱好。

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《除夕夜》，由我责编刊于《文学港》上。小说讲述了除夕之夜，一个父母离异的女孩的心理，写得细腻感人。小说以纷飞的大雪开场，以几乎独白的方式，写出了除夕团圆时刻女孩内心的隐痛。父亲有了新家，奶奶从原本宠爱她转变为宠爱刚出生的弟弟，女孩有一种“何处是我家”的茫然。小说有力地书写了在破碎婚姻中孩子的真实感受，读来令人不胜唏嘘。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对立的元素，团圆和破碎，家庭的温暖和雪夜的寒冷，爱和恨，欢闹和落寞，写出了家庭生活中难言的痛处和人性的复杂。

每个人在长长的一生中总有些让他负疚终生的事。我在这篇《除夕夜》里，读到了梵求内心最柔软的部位，那种他生命中难以解决的憾事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梵求是个具有忏悔意识的小说家。

这篇小说发表后，反应热烈。有一个女读者专门来编辑部，要见作者，说想和作者交流。后来梵求告诉我，这位女读者本来想离婚的，看了他的小说后，她决定为了孩子不再离婚。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小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它的作用最多是慰藉人们的心灵，现在它直接干预了生活本身。

二

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，我每篇都读过。我也知道他们是如何诞生在梵求的脑子里。然后又如何慢慢生长出来。在我和梵求交往过程中，他总是会说起他的构思。这些念头大都来自现实生活。

但小说和现实生活是两回事。现实生活阔大饱满，泥沙俱下，小说很难穷尽生活所有。但小说也有现实生活无法比拟的长处，就是小说可以充分展示人的梦想、欲望和精神世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许过着平庸的生活，但到了小说里，即使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，依旧有着他的独特性。这就需要作家的想象力，在小说的逻辑上，使人物走上不归路。

梵求首先肯定是个经验型的作家，他写的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，只是借了小说的外壳，用小说的方式讲了一个故事。但梵求显然不满足所谓的日常经验，他试图用“偏执”的方式打开世界，让人性的秘密显现。梵求相信，当我们偏执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清世界。他的小说几乎都有一个惯常的模式，他喜欢不断地把人物推向极端，喜欢让人物走在险峻中，走在悬崖边上。当人物行走在刀尖上时，那种紧张的神经质的气质就会涌现。这可能是梵求小说的根本气质。梵求小说的人物似乎都或多或少有些病态。

《左手》无疑是梵求最重要的一部作品。据梵求说，《左手》里的人物是有原型的。同样地，《左手》也是一部偏执的神经质的小说。

《左手》里的胡当当是左撇子，属于能工巧匠，他热爱劳动，热

爱电厂，然而不公平的境遇让他走向极端，并以极端的方式对权力者实施了报复，置权力者于死地。可内心的善良一面令他不得安生，罪恶感让他自己砍下了那双曾给他带来过荣誉的左手。我读的是这部小说未发表前的初稿，我当时对梵求说，这是一部纪录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工人处境的作品，充满了隐喻，把一系列社会问题转变为心灵问题。对于底层民众而言，所谓的反抗其实只不过是“自残”而已，“自残”在这部小说里是一个内核，也是一种隐喻。

梵求的小说目前还称不上完美，但一定是有力量的。《左手》发表后，《作品与争鸣》杂志作了转载，对其小说作了充分的评论：“胡当当、冯雪花是社会最底层、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缩影；他们的‘胡闹’是草根们面对世界、面对苦难最极端也最无奈的方式。这些作为‘虚构’的小说，实实在在给了我们一面反观现实的镜子。”

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。

三

总的来说，梵求的小说注重当下经验的传达，力求表现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，其作品往往在欲望、权力、亲情中展开，对世道人心具洞察力。

《战友》充分体现了梵求小说的上述特点。小说讲的是两个参加过越战的战友，孙浩曾对张瑜有救命之恩，战争结束，他俩一起分到同一单位。张瑜步步高升，孙浩仕途却是屡屡受挫。两个战友之间的

关系变得微妙和复杂起来。

我相信《战友》也出自梵求的经验，他一定听说过类似的故事。但当他决定写下它时，他不再满足于现实生活，他必定要让现实飞翔起来，他要在这对关系中充分展示人性的复杂及情感的复杂。

就如上所说，这对关系里有一个特殊的人伦元素：生死之交或救命之恩。在这对特殊关系中，作为失败者的孙浩充分展露了自身的诸多缺陷，比如嫉妒，比如褊狭，比如虚荣等；对张瑜来说，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纠结，这种复杂一方面来自权力和欲望使他对“救命恩人”孙浩显得冷酷无情，另一方面他同时在内心深处同情并怜惜着这位战友。

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心理，在《对门》里再次展现。只是这次是两个有姐妹情谊的戏子之间的争斗，小说讲述的依旧是人生的荣光与失落，依旧是嫉妒和爱欲，依旧是出卖和背叛。小说里的人物心理紧张而变态。

也因此，梵求是个彻底的作家，他毫不留情地刺穿人身上的一切弱点，哪怕你是个弱者也不放过。另一方面，他总是在适当的时候让人性的暖意降临。比如在《战友》的结尾，张瑜自身也遭受官场变故，来看望重病在身的孙浩，试图帮助老战友。在这里，作为怀疑主义者的梵求，展示了他内心柔软的一面。我因此相信，他内心深处依旧怀有对人性的肯定。

艾 伟

2013/11/25

目录

当周杰变成了梵求/艾伟	1
除夕夜	1
左手	27
油漆工	99
双实线	117
洋房	133
战友	151
麦芒	183
对门	217
不哭	239
兄弟	249
赌徒	271
梵求作品初刊索引	285

除夕夜

—

大年三十，丝雨在卧室里依窗而立。这是丝雨的新家，三房两厅，一百五十平方米。丝雨拥有这间宽敞的卧室，理应心安理得了，但丝雨感到这仅仅是自己肉体的寓所，丝雨的心仿佛不在这里。

丝雨透过玻璃观街景。街上的行人寥若晨星。窗子下边是一排白雪覆盖的绿化带。斜对面是尖尖的教堂，丝雨经常看到信教的人们进进出出，正点时还可以听到悠扬的报钟声。

丝雨新家和教堂之间隔着一条马路和一条护城河。马路虽不宽阔，但从东到西横贯整个N市；河道狭长，河水深绿，是N市的母亲河。从丝雨新家出发，乘公交车向东一站路是丝雨爸爸的家，向西一站路是丝雨外婆的家。现在，街灯亮了起来，在这除夕之夜的雨雪中，黄色的光晕和着这银色的雪花，热热闹闹地飞舞起来。

“丝雨，你好了吗？抓紧时间吃饭去！”丝雨听见妈妈的叫声，从观街景的静思中惊醒过来。她急忙对着镜子照了照，抓住羽绒衣的

边角，挺了挺身，隆起的胸部显了出来，她的身高已超过了妈妈，明天，她又将大一岁，高中就要毕业了。

“丝雨，请你准时一点！”妈妈似乎生气了。丝雨没有应答。丝雨从卧室里跑出来，看见妈妈，依然没有说话。

“丝雨，第一次到你柳伯伯家吃年夜饭，要准时。柳伯伯已经在楼下等你好久了。伯伯家人多，又传统，你嘴要勤，千万不要沉默不语，像你爸，三榔头敲不出一个屁来！”

妈妈一面拉着丝雨下楼梯，一面唠叨着，希望丝雨对新爸爸亲热一点。

丝雨与往常一样，不想理妈妈。她觉得自从妈妈嫁给新爸爸之后，变了一个人，变得更加虚荣和做作。同时，对自己也不如以前那么关心和体贴了。丝雨体会到这个新家并不让她愉快，明明是自己的家，却又不像自己的家，亲情里面总有一层透明的、看不见的隔膜。

“十八九岁的人了，个性脾气也得改一改，好像不像，臭脾气也会像你爸！”妈妈又唠叨了一句。

“个性脾气也是你们造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，你觉得我多余，就别带我去！”丝雨顶撞了一句。

“好好，大年三十，我不跟你计较。”妈妈说。

是啊，大年三十应当充满节日的气氛，欢欢喜喜，为何这般忧伤呢？是天公不作美吧，绿化带树叶子上都挂满了冰冷的雪花和泪珠呢。丝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丝雨和妈妈，冒着雨雪，穿过绿化带，跳上柳伯伯的小车。

“丝雨，冷不冷？”柳伯伯关切地问。

丝雨没出声，摇摇头。妈妈用眼珠子白了她一眼，丝雨也回敬了妈妈一眼。

丝雨觉得妈妈跟柳伯伯结婚是理所当然的，柳伯伯对自己也不错，给丝雨做早饭，送丝雨去上学，但总有某种隐隐的隔阂。柳伯伯待自己的女儿，那股亲热劲，既让她妒忌，又让她恶心。这么大的姑娘了，还跟爸爸搂搂抱抱，像什么样子呢！丝雨回忆，爸爸从来没有这样过。

丝雨在小车上忧伤了片刻，就到了柳伯伯的家。

丝雨蹑手蹑脚，跟着妈妈走进柳伯伯的屋子。

丝雨一瞧，傻眼了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欢聚一堂吃年夜饭。客厅里放满了桌椅板凳，挤满了人。男女老少，声音嘈杂。妈妈领着丝雨，给那些面熟的、陌生的、半生不熟的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、伯伯伯母、姑姑姑父，还有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等等介绍了一番。

丝雨没心思记住这些。

丝雨尴尬，不知哪里坐下，哪里搁脚。丝雨明显感到，要融入这样一个大家庭是多么困难。丝雨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她希望早点吃饭，早点回家，早点钻进自己的窝里，静悄悄地一个人待着。

妈妈忙着与别人说话。丝雨在孩子们旁边站着看电视，等吃饭。

年夜饭摆了三桌，丝雨照理应该坐在孩子们那一桌，但忧郁的丝雨没去，她坐在妈妈的身旁。

客厅里人声鼎沸，灯火辉煌。作为新客，柳家待她很客气，不停

说：“丝雨，你吃，喜欢吃什么自己拣！”但丝雨觉得这声音非常陌生。不管公鸡、母鸡啼得多么热闹，丝雨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、可怜的、颤抖的小鸡。丝雨又陷入沉默与忧郁之中。那些陌生而异样的目光，仿佛都在说，“一只拖油瓶！”这喜庆的日子和气氛仿佛都因为她给破坏了。

妈妈看着丝雨又发呆了，很不满意，但又不好发作。柳伯伯见状，趁刚上来的一盆全鸡，站起来用力割一只鸡大腿，又大声说：“伯伯知道鸡大腿是丝雨最喜欢吃的！”丝雨没响，当柳伯伯用筷子拣起那只油亮的鸡大腿，朝丝雨这边送来时，没声音的丝雨突然大声喊叫起来：“不要！不要！”丝雨用自己的筷子把鸡大腿推了过去。一来一去，鸡大腿滑落下来，像一枚哑弹投下来，飞溅出的油水，弄得桌子椅子、手上衣上一塌糊涂。

孩子们一阵尖叫，大人个个圆睁着眼，之后，陷入一片沉寂。

丝雨浑身燥热，妈妈目光刺眼。“又闯祸了，败坏了年夜饭的气氛。”丝雨在心里说。

老奶奶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节头节面，不孝敬自家父母，硬去孝敬人家的女儿作啥！”

柳伯伯说：“哪里话！丝雨……本就不想来，是我硬把她请来的！”

鸡腿事件过后，丝雨更没有心情吃东西了，她佯装身体不适，悄悄地离开了座位，躲到墙角边的一个沙发上坐着。

丝雨想，自己的命真苦，这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爱，爸爸抛弃了

她，妈妈虽好，但自从有了新家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
每次丝雨与爸爸见面，爸爸总要问，新家可好，丝雨嘴上不说，但那张脸，谁见了都会伤心，仿佛有许多难言之隐，满得快要溢出来似的。但爸爸问：“新爸爸待你可好？”丝雨机器人似地回答：“好。”爸爸又问：“妈妈与从前一样？”丝雨也机械地回答：“好。”但爸爸从丝雨麻木而又探询的目光中得知，丝雨隐瞒着某些东西。丝雨不想言说，说了又有何用？这些苦水只有丝雨自个儿知晓。

丝雨深知柳伯伯待她好，但这一切又是多么不自然。妈妈要求丝雨对伯伯亲热些，多叫叫他，多说好话，不要板着脸，像欠了你什么似的。妈妈说得对，但丝雨始终不习惯。丝雨没按妈妈的意思做。妈妈很生气。伯伯在的时候，妈妈眉飞色舞，陪他笑，活得不知有多累多苦。伯伯一出门，妈妈的脸全变了，没事寻事，把丝雨骂个够。骂丝雨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；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。骂丝雨没有良心，不知好歹，养她不如养一条狗，狗还懂得知恩图报。那凶巴巴的样子好像丝雨不是她亲生的一样。

有时丝雨好好地在做作业，也会被妈妈骂。丝雨被骂得云里雾里，没头没脑。丝雨只好委屈地流泪。有时泪还不能流呢，得偷偷地流，暗暗地流，伯伯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流，背着他们流。

丝雨回忆，妈妈还没有再嫁时，那段日子最开心、最快乐。虽然，家已不是完整的家，但回到家里，总有家的感觉，有啥说啥，自由自在，轻轻松松。妈妈爱她，她也爱妈妈。现在，房子舒适了，家具时尚了，但丝雨宁愿回到原来的房子去。

有段时间，伯伯、妈妈和丝雨三者关系很紧张。丝雨每天回家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，好像得了严重的心理恐惧症，丝雨还悄悄地找过心理医生，但不管用。丝雨快要疯了，再也沉不住气，读书的成绩像蹦极一样下跌。经过多日苦思冥想，终于向妈妈提出要求：寄读！离家远一些。

丝雨非要这样做，否则书不读，家也不回了。丝雨对妈妈解释说，这样既为了照顾全家的心情，又为了她读好书。

妈妈大吃一惊，是不是神经有毛病了。快要高考，这么好的条件不住，居然还提出要寄读，柳伯伯还辛辛苦苦地为她做早餐，送她去学校，她从来不说声谢谢。这孩子真是没有良心啊。

丝雨坐在被众人遗忘的角落里。她看了看手表，时间还这么早！按照柳家的习惯，除夕夜必等到午夜十二点，包了饺子，吃了之后才能散伙。

妈妈应和着同辈、长辈，一时忘了身边的女儿。许久，她发现丝雨躲在角落里想心事。妈妈对众人解释说：“这孩子内向得要命，个性孤僻，不爱说话，像她爸爸。”话一出口马上又觉得在这个场面提前夫，不合时宜。便起身来到丝雨这边，柔声柔气地说：“丝雨，你觉得这里不习惯，你就自个儿到外婆家去吃年夜饭好了。”

丝雨听着，抓了一下自己蓬松的头发，心里一阵难过，但即刻又掠过一丝喜悦。她点点头。丝雨起身要走，妈妈一把拉住她，好像还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同她交代。妈妈说：“快给柳伯伯说一声，给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们打个招呼！”这是丝雨最头痛的事情，但无奈这

是一定要做的，就像某种交易，签了字之后，才可以离开。

二

除夕之夜，出租车司机都回家过年了。丝雨在街头等，半天不见出租车过来。

偶尔来了一辆，像一枚红色的箭从丝雨的身边飞过。丝雨空招了一回手。柳伯伯说过，要送丝雨到外婆家，但丝雨不要，她不想麻烦别人。

又来了一辆，丝雨老远地再次招起手，出租车仍无意停下。丝雨的脑子嗡嗡作响，不顺心，样样都不顺心，干吗出租车对自己也无情无义呢！

夜冷清得出奇，远处有隐约的爆竹声，像疯狗快要断气似的传到丝雨的耳朵里来。丝雨不想再等下去，慢慢地徒步走向外婆家。

然而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刚走了几步，一辆出租车自动地在丝雨身旁停下来，样子像要绑架她似的。丝雨打了一个寒战。司机探出头问：“小妹妹，打的吗？”声音阴森可怕，丝雨细嫩的肌肤起了许多鸡皮疙瘩。进退两难之间，车门被推开了，丝雨只好顺势坐了进去。

“上那儿？”

“河西新村。”

“大年三十，不在家里吃年夜饭，还上哪儿去呀？”

丝雨听司机这么啰唆，本能地心烦，口没作答，心里寻思：是